

榮寶齋畫譜



一六一



榮寶齋出版社

徐燕孫繪

人 物 部 分

徐 燕 孙 绘



榮寶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荣宝斋画谱. 161, 人物部分 / 徐燕孙绘. -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03.9

ISBN 7-5003-0688-1

I. 荣... II. 徐... III. 中国画：人物画—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0265 号

荣宝斋画谱 (161) 人物部分

作 者: 徐燕孙

编辑出版发行: 荣宝斋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735

地 址: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制 版: 人民美术印刷厂

印 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8 印张: 6

版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定价: 18.00 元

榮寶齋畫譜題詞

畫譜的刊行，我們拍掌歡迎。
近代你畫的不讀芥子園畫譜
是例外，你像你诗词而不讀唐詩
詩三百首和白香山詞譜是例外
一樣。古人說：「不以規矩不能成
方圓」。這話講出了一個真理，就
是我们搞任何學問勇老二實：
先搞基本訓練討便宜直接徑
是不被認為大器的。榮寶齋
畫譜保留了中國歷代畫學綱領
統一又監顧到為時代的流演，且
着重具有生活氣息，而製衣作
者又從現代着手，可以肯定說他
的水平大大超過舊譜以上。
值得歡迎。值得介紹。祝譜
學新生、祝畫學大芬芳！

陳政



一九六二年一月

徐燕孙

(一八九九—一九六一) 河北深县人

深县人，曾为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员、中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创作组组长。



早年参加中国画研究会。曾从俞明(涤烦)学画，后深得宋元名画真髓。他的画常取材于历史人物、史籍典故，通过突出内心境界，表现人物性格。代表作有《兵车行》、《风尘三侠》、《五百罗汉图卷》等。他多次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举行个人画展，他的工笔人物和写意人物都有很高的造诣。在北京京华美术学院任教期间，在推动发展中国人物画方面，培养了一代人才。他还曾组织和参加了《和平颂》、《长征图卷》的创作。

出版有《三打祝家庄》、《火烧赤壁》、《霜红楼画剩》、《人物画苑》。

忆霜红楼主徐燕孙先生

李大成

业师徐燕孙先生名操，字燕孙，号霜红楼主，堂号寒水堂，祖籍古下博（今河北深县）。一八九九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生于北京，一九六一年卒，葬于北京第二人民公墓。先生一生绘画，在中国艺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中国画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中国绘画理论自唐宋时已近完备，诸如外师造化、骨法用笔、中得心源、目识心记、以形写神、感情移入、移动透视，用线造型又如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等。可是到了清末民初对唐、宋、元、明的古法研习又见减少，当时的如意馆作品多为清雅柔靡，更加之改、费的仕女画多为弱不禁风的病美人，这些作品为当时之『时尚』，也可说是当时中国人物画的一个低谷。正当此时徐燕孙先生脱颖而出，一改当时的时尚，力求遵循吴道子、李公麟、马远、夏圭、吴伟、唐寅、仇英之法为基准，诸如兰叶、铁线、游丝等线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后创造出自己的风格，这是相辅相成的事，这确实是先生下了一定的功夫才得之成就。所以，先生作画，铺纸于案，用炭条草草勾勒，立即落墨，不加思索，得心应手，任意挥毫，全无窘意，更没有『九朽一罢』的起稿习惯。虽然古法成竹于胸，甚至笔笔全有出处，但又不被古人所囿，而是自行发挥，任意为之，乃至形象、衣饰、器皿、补景，信手拈来，这决非一般者可以比拟的。先生喜用旧纸，如丈二匹、金线榜等，因旧纸画淡墨干后不淡，焦墨干后更浓。但是用生纸作画，尤其工细者较熟纸有难度，生纸晕染是抹些白水，然后落彩，与着水处自然晕接而成，故难度极大。关于先生的师承，我也问过，先生亲口告知为俞涤凡，并讲当时俞曾断言：『你将来要出我一头，因你能画生纸。』今日确已应验，果真如此。先生的记忆是非常的，看完一出杨小楼的《铁笼山》，归后戏画脸谱，将面型画成葫芦形，再画阴阳鱼、鼻眼窝，以朱砂填之，人见之皆识这是杨小楼的姜维。先生有一册元书纸订的厚册，凡见到可用的皆记入。曾看金少山的戏，归后也将其脸谱记录其上，并用箭头标指红兰绿白，甚至见到宋锦也要把其图案记入册内，说明先生时时在吸取可用事物，这是值得后学者借鉴的。

先生个展共有七次，北京三次，天津三次，上海一次。我个人认为以第一次最为出色和全面，时间是西安事变后的元旦日，地点为中山公园。其中《天乐图》，绢本横幅，几十位仙女全用吴道子、李公麟兰叶描法，只是面部略施淡赭；《斗草图》两个仕女一蹲一立，铁线勾勒，草地树林，各种夹叶，一丝不苟，极为工细。还有《小戎图》、《罗浮梦影》、《龙王礼佛》等。第二次在中山公园水榭，展品有《五百罗汉卷》。第四次仍在中山公园水榭，展出作品以仕女居多，记得有一幅《扶臂游春》被重订七张之多。第五次在天津永安饭店，这次展品非常整齐，全为一尺×半尺立幅的历史故事画，故名为《史迹画展》，作品非常壮观。解放后先生所作的《兵车行》、《诸仙阵》、《长征手卷》等又比以前改进很多。先生作画不是食古不化、一成不变的，而是时时刻刻都在探索前进，其画也是随时代而变化的。

先生除这七次个展之外，有《循环图》、《廿四孝》、《教子图说》、《霜红楼画剩》等出版物行世。先生解放后也画了不少连环画，诸如《三打祝家庄》、《游园惊梦》等，因当时先生被打为右派，故初版时绘画作者有署名『昨非』等其它笔名的。先生作品多为历史故事，因其有很深厚的文学修养，所以不仅在取材上毫不吃力，而且对其在绘画的表现上也不无影响。对其文学功底深厚也是启功先生时常提及的。

以上皆是些陈年旧事，今日拈出，信笔写来，也是零零碎碎不成文。总而言之，先生的人物画在艺坛有一定影响，套用历南溪先生对先生的评定：『取材精，传神足，考证博，蕴藏深，笔墨隽，废柔靡，振颓风。』先生可谓当之无愧。

目 录

一 高欢归晋阳图	二 别开生面图轴(局部)	三 别开生面图轴(局部)	四 巾帼雄风	五 巾帼雄风	六 钟馗嫁妹	七 闺阁秋思	八 货郎图	九 钟馗 扑蝶图 采莲图	一〇 瑶池蟠桃图 荷塘倩影	一一 明皇并马图	一二 执扇双美	一三 大明殿会鞠图 翠衫仕女	一四 读书图	一五 桐阴仕女	一六 大富贵亦寿考	一七 卢生遇吕岩故事	一八 李娃故事	一九 葛稚川故事图	二〇 秋爽斋	二一 同泰翻经	二二 文姬归汉 槐衣女	二三 观弈图	二四 明妃辞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五 执扇仕女 钟馗 琴操参禅	二六 秋兴图	二七 邮亭题诗	二八 桐阴夜游图	二九 秋迥散牧图 梅林觅句图	三〇 柳阴听报图	三一 钟进士游山图	三二 范蠡选艳图	三三 袁盎却坐图	三四 隆中三顾	三五 风尘侠侣	三六 瑶岛仙踪	三七 钟进士畋猎图	三八 仕女	三九 葛稚川移居图	四〇 王维山居秋暝诗意图	四一 狩猎图	四二 隆中际会	四三 济南伏生图	四四 仿唐解元仕女图	四五 葛稚川移居图	四五 隆中际会	四六 仿唐解元仕女图	四七 人物图	四八 人物图	四九 人物图	五〇 人物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物画范

徐燕孙遗著选编

勾勒

人物在画中最为难事，盖拘于形似位置，则失神韵；而率意为之，又难求肖。至于古人所谓『九朽一罢』，即是意具笔先之张本，得意一笔便了，未画之先张纸于壁，凝情定志，人物之顾盼，配景之适宜，规模法度具于胸中，然后命笔落墨，气运笔随，机趣所行，触物赋象，纵有小误，不足病也。

人物画藉以表现者，首在勾勒，认定阴阳向背然后落笔，笔笔要有实有虚，有轻有重。虚实既分，阴阳始判，于是貌成神足，不必敷彩自然神色焕发也。

至于仕女，尤为难事，盖世之写仕女者，大都唯艳丽姣好，动人心魄之是求，往往流为妖媚，画面如此，品斯下矣。是则必须于雍容妙曼中，别具悠闲贞静之气，使人见之生敬慕之心方为名手也。

学画人物，当以骨干为主，骨干端赖笔墨写出，于是衣纹画法尚矣。衣纹重在笔法，须从古本求之。然衣纹之先，当明乎人之骨骼部位，每作一笔，须先究其是肩是背，是俯是仰，明乎部位，再求落墨用笔之道。

初学第一步影临，第二步对模，俱习以为常，章法虽熟，不明其理，终不能臻于妙也。是则应将古人善本细细玩味，如周身骨骼，要从衣外看出，孰为肩，孰为肘，孰为腰与膝。正立见胸腹，侧立见背臂，衣有宽紧长短之分，势有文武动静之异。作衣纹时，此一笔是写其肩，则一身之正侧俯仰，及手之上下皆于此定。肩既定矣，次及臂，后及袖，要知此一笔是写臂弯，又一笔是写手腕，则自肩及手之筋骨亦于此定矣。次及腹，则体之肥瘠，势之偏正定焉。后及两足，或屈或伸，或开或并，或起或坐，衣纹俱要写出，不能稍有含混。以上言其一定之理，至于衣纹笔法，愈简愈妙，最忌复杂，藉用笔之起落顿挫回波提捺，以显示阴阳向背。

渲染

渲染人面，大抵不外男女老少数种差别，至所用之颜色则赭石、藤黄、胭脂及粉而已。古人画面不分男女，皆正面轻笼之粉，背面乃用粉托，唯用生纸作画可不用，盖生纸托粉反失其滋润之致也。

唐张萱画仕女朱晕耳根，自是一种作法，而所谓三白法者，尤为古雅生新。其法于染面分出阴阳后，用粉自鼻端于眉心，以次渐淡，抵于印堂之际，渐次染于两眉之上，再于唇下领际着粉一笔轻轻染下，辅靥之间各着淡粉，烘出唇吻，衬显梨涡，然后用合色淡粉轻轻掠过，于是全面凸凹俱可显然矣。

仕女之面白于士夫，所以志别也。以余所见，别有一法。其染女人面部，通用赭石藤黄匀罩，其色只较士夫少淡，于分阴阳后，依前用粉，自鼻端向上分染，施于两眉，以次渐淡，抵额而隐。再于领下，如颐之际，通盘向内一染，于是面目五官自可衬出。再用淡赭加黄少许，全面一染。若用生纸，则染面之先，先用水润过，乘湿渲染。绢及熟纸，须于染全面时加粉少许，且于反面以粉衬托之。俟人面全行染就，眉目画出，口唇耳发画就，再于原就轮廓，用清淡赭石轻轻重勾一次，独于鼻端及鼻孔，及耳之下轮，须用重赭石加少许洋红或朱碟重勾一次，面部染法方称完备。

女子口之两角有涡晕二，画者当用淡赭加淡墨各著一笔，染开即可。面部之程度，男子富贵者面应白，而其白之度不得及于女子，至于枯瘠或黧或黄，要视所画为何如人耳。女子面色较男子为白，此为不似之理，人面各部分渲染即如上述，面统染面色，亦须研究。

人有男女之分，老幼之别，文武贵贱，种种不一，其面色因之各有攸分。男女面色，前经约略言之，更有少须申解者。大凡人老，则面上皮松肉少，必呈枯瘠之象。故画老人，必颧竦口凹，目陷而皮弛，额有皱纹，喉多露骨，虽经勾勒亦须烘染。人到暮年，血不足以荣肤，面色必黝，是则每作老人，无或赭或黑，其色总较少年为深，阴阳部位，亦应愈显也。

夫手舒握屈伸，在能别乎富贵贫贱，各人俱有差别。盖文人韵士与夫仕禄之人，居养优厚，习劳甚少，故多指丰甲长，肉胜于骨，其色白而润。贫贱之人及夫武勇之士，操作时多，皴瘃难免，故筋胜于

南史元人笔記長庚子度高歡歸晉陽圖於京洛等處之詩歌工尚書復有此歌
狀人物古格詳義非原作宋知深之何處每句不無一概引高深恨云成者
日背微幅筆勢刻划精妙少古殊不見易方亦鑒賞甚難謹錄存之



趙婕妤

趙夫人婕妤



別開生面圖軸(局部)

肉，指粗甲短，其色黝而枯，至于女手纤纤尤为事理之显者。

劳动之人跋涉踴踏，故其踵巨跗厚而指伸；文人跣足固少，而散朗之士及仙客人间也有之，要皆底平指敛，似经规束者，须将偶一跣足之意写出也。画女子足，着履为宜，纵画赤足，不过较男人为小，纤长洁白，五指微敛，似常约束者是也。

手之长度，约当人首十分之七（就伸掌言），足之长等首。男女之差，间有出入。仇十洲画仕女，其手过小，亦是一种小疵。手足染法就阴阳向背为指归，色量视面为准，染法并同。

传神

目为人物全神所寄，古人所谓『传神阿堵』者是也。至于凝眸、瞠目、促观、平视、斜睨、仰望，与夫欢颜、怒态、裂眦、暴睛，种种神情，见之于笔，尤须传之于神也。

目之画法：第一步先用淡墨画出眼之轮廓，再就全身形神所注处度势点睛。画小幅或便面，可以点墨，一笔便了。若幅稍大，以赭墨点睛，再用重墨就睛勾一轮廓，然后于中间着一浓墨点即可。

目之染法，先于目之睛以淡墨兼花青画出睫毛，再以重墨加醒，前浓后淡；下睫则以淡赭墨勾出。若画武士则下睫也可画睫毛。再则两眼角之白眦各染淡青，轻轻烘开，次于大小眼角微着胭脂一点，全目即出。若作暴睛，则于白眦染青后，就黑睛外，四周环粉一笔，向外染开，自可显出怒眦欲裂之状也。

女目较异于男者，处处均宜轻倩也。小幅画上睫用重一笔，两端染浅，各达眼角。大幅则先以淡墨加少许花青，轻扫上睫，画出惺忪之态，再以较重墨笔提出上睫中间，下睫月淡赭须极轻，白皆宜暗，睛画间前。

发鬟须眉

眉之画法，文士眉秀，武夫眉庞；怒则多蹙，喜则多轩。仙侶之眉，神采清扬；贱夫之眉，粗杂恶浊。至仕女之眉，则以疏秀为尚。染眉之法，于落墨之后，以较淡之墨外敷一层，再向四外烘开。女子之眉尚淡，其墨色程度较浅于上睫十分之五，不过其中少加花青，并须轻笼浅罩，四外消化无痕，如春山锁雨，柳叶含烟，方为合宜也。

发之画法有两种。就仕女言，先就极淡墨轻轻画匀，俟画出笔纹，统用淡墨遍染，然后再画再染，以次渐深，至墨色合宜，再用墨提醒。发髻分晰处，本有远近，则墨色自有浓淡之别，其法即于数次烘染时分出，须外浅内深也。另一种纯用墨染，不露发丝，染至墨光一致即可。此种墨必须极浓，留出一层淡边。陈章侯多用于画发丝后用墨一染，自然浓厚足观，此法最近古也。其写意画中，随意挥洒，男子之发少露为宜。其披发者，应天趣自得，则是另一法门，非初学所能知，亦非所应学也。

人物画须，亦是难事。尝见画家殚竭心力，细画须发几于目不睹，究其所得殊乏苍浑。以视古人轻轻数笔，淡淡染出，使觉悠然自远者，真不同年而语也。曩见吴道子画，人长丈余，须数尺，要皆一笔一根，一气画出，彼此平匀，纯赖墨染，而苍浑浓厚，根根见肉，非时史所能办者。其法于墨道画出后，用墨烘染，中间色深，须杪及四周渐淡，以至于无。笔简意足，的是古法。外尚有二法，一则先用淡墨细画，外加重笔提醒，此晚近派也。扇面矾滑不宜于染，自应如此。又一种写意画所用，其法以枯笔随意扫成，如觉平淡，再加枯焦重墨之笔以醒之。此法蜀石恪首创，宋梁楷用之，马远、夏圭，明之吴伟、戴进皆宗之也。

染开，则阴处显而阳处益显也。染色之法，生熟宣纸各异。熟纸法与绢同；生纸无矾，易于浸淫，渲染宜速，各色用须加轻胶、粉及石青、石绿、朱砂，凝聚不散。故生纸着色，可将应染此数色之处，先行染出，则再染他色，不致浸入也。衣纹染罢，无论生纸熟纸绫绢，均应于后面敷粉一层，则下面视之其色易显，但不宜过于浓厚，以免不平耳。熟纸染色，先将衣纹之阴阳分染出来，再行通体罩色。至染各种石色，须选真正好料乳研极细，上时贵乎轻匀，均忌重滞。要之染色之配合，总以古雅为宜，不在铺张炫丽。衣纹染法有用朱碟染衣，而淡墨为阴阳者；有用赭石略阴阳，而以石绿为主色者；有用赭石染阴阳，外笼草绿或淡墨者，色都古雅，法皆有自，决非杜撰禅合也。又有于衣纹阳面凸露之笔，留出少许，依样再着色一次，轻轻烘开，此法惟陈章侯有之。闲取一用，亦足名贵，特不可千篇一律，反惹人厌耳。衣服之色，历代典制各有不同，官吏法服，皆有定色。学者切不可只图悦目，随意渲染，致遗识者之讥。

石色与水色

诸色之配置，亦随画法而差别。笔之繁简，色之浓淡，有攸关也。白描勾勒画出，仅淡墨渲染；木石器具，并以墨成，深浅等差，各得其当，细心经营，无殊用色也。写意画亦可不用着色，或仅就人之面手，少施赭石，即可。工细画，石色用处固多，然有时仅用朱粉敷色，所谓简中取巧，非必五彩斑斓，方足贵也。颜色在人物画中，可分数项：人体部分（指头面手足）、服饰部分、缀景部分。

人体部分

人体部分：赭石藤黄及粉染面也，以染手足也。胭脂以晕头颊耳也。朱碟洋红以点唇也。花青以拢鬓也，以画眉也。粉以敷鼻也，以点睛也。黄以涂额也。

服饰部分

服饰部分：乘舆法服，时代推移，各有定制，典籍图书，案图可索。画之有历史性者，必须考据详确，而后为之，庶不致贻笑识者也。至如随便作画，用色总以雅靓为宜。以男子言，冠巾不外黑青，衣则白衣用粉，青衣或用石青，或少许花青和粉，朱衣用朱或朱碟；绿衣用草绿，以赭别阴阳，或正面设绿，背面对衬石绿，或先以赭染地，外加石绿也可。裳则白裳用粉，随勾勒内重画一次即可，或者用粉就阳面染出，用赭用绿则仅就勾勒阴面轻轻染出也。鞋靴用墨，履用朱或并用墨。带则非墨即青。至于行缠敝膝，各随本色。女子钗环非金即玉，玉固无论，金先用藤黄、淡墨、赭石合成，用以染地，外罩泥金。其翠钿花子，亦不外金青粉绿敷色而已。女子衣襦用色固多，红衣用朱，翠袖用青，水绡雾谷，则以粉遍画细文，间以云霞花胜等即可。大抵外衣用淡色，内衬必用重色少许，方可相得益彰。染衣用浅石绿，天水碧也。用淡朱碟，不肯红也。草绿和墨，惨绿衣衫也。别有一种粉染衣裳，不加他色，外用泥金或他色，画出花胜、皮球、宝相等，亦颇足嬉。至于锦裙绣领，则种类繁多。

缀景部分

山水树石器皿仪仗，舟车庐室，事事皆足为人物之点缀。白描画固可一以墨代，若作设色画，则景量组织务须细心审度，而后为之也。仪仗卤薄击乎时代之沿革，各有定色。铜当用草绿加墨染地，外着青绿赭石，古色古香五彩斑斓。他如冰簾匡床枕屏几席，各随本色，要以澹静古茂为指归。其庐舍曲廊楣檻，画法既繁，色亦有别。兹就各色约略陈之。石青染湖石，点夹叶及卷帙，兼染铜青，青绿山水并可用之。石绿重以点叶，淡以敷地，峰峦陂陀，无往不宜，夹叶尤所必需，几席舟车，尤为常用。持染几案，时需加墨耳。花青藤黄以染树，加淡墨以染瓦。淡则用之烘天，重则染松叶。朱砂点枫叶涂栏楯，檻栏小几间亦用之。藤黄和赭墨为金色，人物点缀中所必须者，和赭可作舟车之用，竹枕茵席并宜用之。铅粉瓷玉诸器尽以粉勾，云或勾或染各因其宜。石栏阶陛则随墨略画而成也。点染花卉多用之。缀景于人物相关纂要，种种纷繁，色别之差，随画法而异。

别开生面图轴(局部)

张良侯

滌潭石

中色香

南大夫



巾帼雄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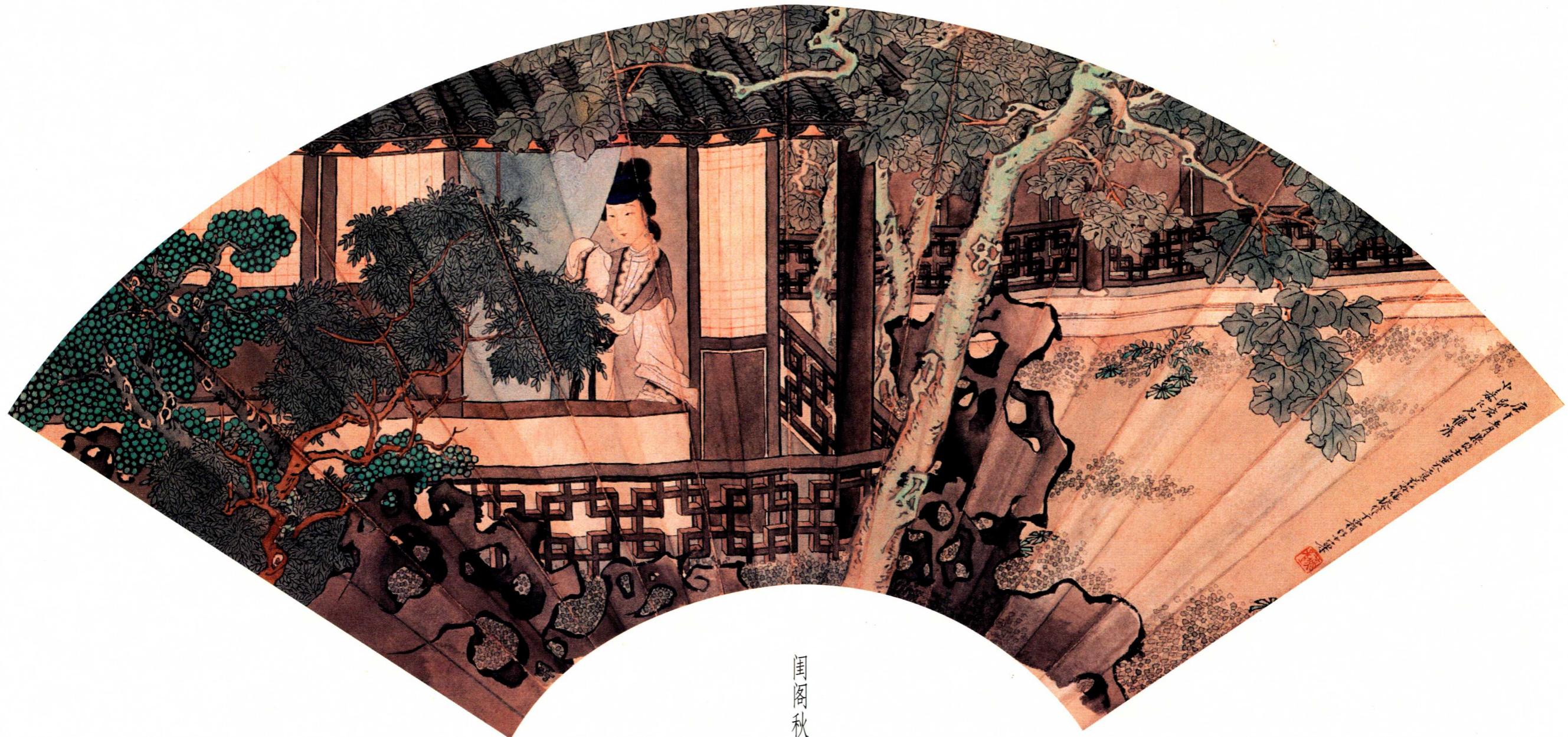


巾帼雄风





钟馗嫁妹



闺阁秋思



货郎图

钟馗



扑蝶图



采莲图



